

邊區白衛軍 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

柯仲平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412/13

邊 區 自 衛 軍

—

平 漢 路 工 人 破 壞 大 隊

柯 仲 平 著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年 • 北 京

書號 264

字數 84000

邊區自衛軍
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

著者 柯 仲 平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京 1-15000
定價5,800元

一九五四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改 版 序

這兩篇長詩——“邊區自衛軍”及“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第一章),都是一九三八年我在延安的習作;在刊物上發表後,又曾由讀書生活出版社印成兩個單行本。那時期,由於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的重重封鎖,出版物很難流通。今天,隨着全國人民的解放,山溝裏寫的作品也該得到解放了。

“邊區自衛軍”,我朗誦過不少的次數。這回,我沒修改它。

“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我大加修改了。如不修改,我就太對不起這個大隊的同志們,對不起中國工人。我接受了這個大隊當面交給我的光榮

任務，直到現在我還沒完成（只寫了第一章），這已經萬分地對不起；如對於寫好了的這頭一部分——寫得很粗糙，再不努力加加工，那就應該給我嚴重處分了。

第一個重大修改，是使中心思想，人物的風度，事件的發展等更明確起來。以前，爲爭取在反動國民黨統治區公開發表，寫的時候，我有意使某些部分隱晦些。爲了要獻給今天的工農兵和一些青年知識分子去讀它，必須使它恢復工人階級在反動勢力鎮壓下的那種英雄氣概。從這英雄氣概來說明，爲什麼中國工人階級是領導建設新國家的階級，是完全有把握照毛主席的指示，領導中國人民穩步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階級。詩中人物，領導人共產黨員李阿根同志的性格，他的領導思想，領導作風，都比以前寫的明確了。團結在這中心人物身邊的幾位英雄，還有脫黨已久，又重新投入黨的懷抱來的人物，由較落後迅速走向進步的人物——經修改後，眉目也更清楚了。以後如能繼續寫，把整個鬥爭過程寫出，這些人物，有可能較完整地表現出來（這當然只是我的願望）。

第二，把許多不像詩的地方改了。以前，有很多地方，散文性太重，太不精練。新中國工人、人民的詩歌，除內容必須能够代表中國工人、人民而外，形式上，組織上，句法上，應該做到可能使中國工人、人民唸來順口，聽來感動，要唱也可能隨便唱一唱，要記也比較好記。當然，我還沒有改到我滿意的境地。

上面說的兩種修改，是結合起來的。頭等重要的是內容，但如當作詩來寫，不像詩，不成詩，沒有够味的人民藝術性，那末，哪怕內容像太陽，出不了烏雲的圈子，也是枉然的。

我把“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的人與事，當做中國工人階級在反動勢力下英勇鬥爭的“人”與事來寫，就是說，作為某種情況下的典型來寫；雖然還未充分實現我的願望，但我希望京漢路工人同志們批准這個願望，同時給我批評和指示！請不要計較到，要每一點都符合所謂的“真人真事”。

中國工人曾在反動勢力壓榨下，英勇卓絕地鬥爭了幾十年，我們都還沒有寫一寫，這是何等重大的缺陷呵！今天，工人階級在領導着全國人民走

向那無比燦爛的明天去，把以往的鬥爭史回念一下，那就會更加感奮起來。我這就算作是“拋磚引玉”吧，算把磚頭拿來刻成的極小的一塊極不像樣的紀念碑吧。……

田間同志說，他們在晉察冀邊區工作時，曾翻印過“邊區自衛軍”。這次也就靠他拿出那時候的本子來，才能付印。“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艾思奇同志曾送給我一本，但在西北解放戰爭中和其他文稿一起失掉了。目前用的這本，是林山同志爲我找來的。這次能修改，也靠史枚同志把我催了又催。我感謝！

再申明一點：在初版“自序”中，曾提到“艾思奇同志叫我把‘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第一章和幾篇短詩合起來出一個集子”。但那幾篇短詩，當時沒有可能在桂林印出來；現已收印在“從延安到北京”那個集子裏。

1950年1月於北京

目 次

改版序·····	1
邊區自衛軍·····	1
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第一章）·····	47
自序·····	48
前記·····	51
一 鄭州車站·····	53
二 等老劉·····	58
三 小黑炭放哨·····	105
四 老劉催名冊·····	117
五 團結起來了·····	137
六 破壞大隊產生·····	158
後記·····	194

邊區自衛軍

——李排長與韓娃

這是在邊區工人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聽來的故事，後來，把這故事詳細告訴我的，是工人代表林光輝同志。

這詩寫後，會得到一位同志的最崇高的鼓勵。我除深致感謝外，以後必然是更加努力的。

我們的文藝方向是抗戰的、民族的、大衆的。這方向統一着我們文藝作品的內容與形式。我們正往這方向前進。

這詩，可以用民間歌調唱。

我願將此詩獻給我們邊區的自衛軍，同時也願獻給各地自衛軍。

1938 年

第一章

左邊一條山，
右邊一條山，
一條川在兩條山間轉；
川水喊着要到黃河去，
這裏碰壁轉一轉，
那裏碰壁彎一彎；
它的方向永不改，
不到黃河心不甘。

有個男兒漢，
他從左邊山上來，
他一轉一彎，

下得山來要過川。

他的身材不高也不矮，

結結實實的一條好漢；

他的服裝上下藍，

腰間纏着一條黃河水色帶；

他的背上揹着刀，

右手揮着一根旱煙袋，

鴨嘴帽兒歪歪戴，

脚下登着一雙麻草鞋。

他那派頭像什麼？

說他像從前的俠客，

他的腰間却有小手槍一桿，

他身上的槍疤痢刀傷不算，

額頭也曾帶過彩。

他的一生好比這條川，

不知碰過多少壁，

轉過多少彎；

他的方向永不改，

他的工作比到黃河更艱難，

他是不達目的心不甘，
不達目的心不甘。

他原來不喜歡憂愁，
今天好像很憂愁，
他皺着眉頭走，
有心事，誰也猜不透。

他自言自語地罵了：
“媽的叛徒王三，
把你捉來，
公審你，槍斃你，
看你叛變不叛變！”

清水一邊淌，
混水一邊流，
他是一路走來一路想，
他愁在心頭，恨上口頭。

你問他的大名叫什麼？
川邊上，一個小娃子喊着：

“你從哪達①來？李排長——”

是小娃子的可愛，

將他那鎖住的眉頭展開。

他說：“我從山上來。”

“你往哪達去？”

小娃子學盤查放哨，

排長不敢不理這個小英豪。

他回道：“往村子裏去。”

“你帶路條？”

“不帶。”

“不帶？——

不帶你怕是漢奸，

我要捉漢奸！”

排長笑起來，

他說：“我的路條就是我的嘴。

我告訴你吧：

你‘大’②是個八路軍，

你媽是個洗衣隊，

你是兒童團的一個小鬼！”

.....

太陽快要落到西山後，
排長哪有功夫再停留，
排長給那小小英豪敬個禮，
邁開步子就往川上走。

三月裏，
杏花開，
三月川冰還未解，
三分春暖七分寒。

人在冰上走，
水在冰下流，
川流不願回頭，
戰士哪甘落後。

他頭上有青空悠悠，
青空中有幾片桃色雲兒浮，

❶ 陝北話，哪裏。

❷ 陝北人稱父親叫“大”。

他却一眼看中川邊柳——

砍那柳桿做矛子，

他想一槍兒包管

扎穿一個敵人喉。

過了川，是沙灘，

沙灘過去是一個大村子；

村子面着川流靠着山，

村上農民多一半，

不知在這村上住了多少代，

他們都有鄉土愛，

他們的鄉土和他們的血肉永遠分不開。

第二章

排長還沒走進村子來，
早有三三五五的自衛軍，
在那兒，你一言我一語地亂談，
他們談論的正是王三。

他們可沒有聽見，
排長的自言自語：
“媽的叛徒王三，
把你捉來，
公審你，槍斃你，
看你叛變不叛變！”